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學院院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刊行

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二卷
第十二期

國民學院出版部編輯
每星期二出版

佈告

佈告 第 號

本院各系科每日上課時間定自四月一日起改爲上午八時開始所有逐堂課目一律依次提早二十分鐘講授除分函各教授暨照外特此佈告一體週知此佈

佈告 第 號

本院定自四月八日起放春假一星期 四月十五日起照常上課特此佈告

佈告 第 號

本院各系科學生軍訓制服現定於本星期二日至星期四三日內在庶務課量尺碼仰各生遵照限期務須於此三日內一律到庶務課妥爲量定以便交商承做逾期即不再量並不得參加軍事訓練 特此佈告仰各週知切切此佈

佈告 第 號

本月二十九日（星期五）爲革命先烈紀念日本院照常放假一日此佈

通告

指導課通告 指字第 號

爲通告事項 接北平市衛生局第二區函開運啟者敝區現擬擴六種痘爲普及本區市民學生以免感染天花起見實施各校職教員學生全體免費種痘如貴校職教員學生有種痘者在五十人以上請到敝區施種在五十人以上者務請先行函示以便規定日期分派醫師前往施種等因准此凡本院學生如願種牛痘者務于本月二十五日以前至本課報名以便統計人數先行函告來院辦理日期俟決定後再行通告

指導課通告 指字第 號

爲通告事項 教務長條賜各系科

大政四黃佐漢啟事

啟人不慎致將會計課所存第十二號三十元臨時收條一紙遺失特此聲明作廢



歡迎投稿

網球場上

一塊長方形的操場

單詩人

四面圍着紅牆。

裏面裏，

球像雨點般的交織向兩旁。

一羣羣大顯身手的健兒，

競賽在健康和光明的途上。

○ ○ ○

太陽灑洋洋地躲向西方，
和煦的晚風，披襟可當！

小鳥兒樂其所樂的歌唱，

桃李無言，悄悄地在進行它的解放

渾身泥土

不怕沾污了

人家的絨氈麼？

平滬三等車上的一幕

炳

子路的衣襟裡，厚意的捉襟時見，
在當時雖傳為美談，使人敬佩；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今天，的確是
失其效力！我乘平滬通車來平，在
徐州上車的人，非常擁擠。我坐的
是一條小短棧，在我對面的四排長

棧上，崎嶇着兩男兩女。棧上鋪着
的大概是俄國絨氈，穿的衣服，都
是極時毛而且鮮明（不是小官僚和
太太，就是富商）。後來一齊又上
了十二個工人，我往裏靠了一靠，
讓出來一坐空位，隨時就坐下一個
工人。下餘的工人，仍是佇立着。
我很懷疑的問了和我同坐的一句—
「你們都買票了沒有？」那位年約四
十餘歲穿着破舊的氣憤憤的對我
說：「不買票誰敢上車！」「既買
票，了什麼不找個坐位？」我接着
對他嘆說：「他們二十四隻眼睛，同
時看了看那四位在長棧上躺着的
人，了口氣！」
押車的警察過來了，那位低個的工
人指着他們的同事向警察說：「請
老總與我們找個坐位」。那位穿單
衣服的警察，用白眼瞧了瞧那般工
人說：「坐車須要自己找坐位，我
還管的着這些麻煩嗎？」那位工人
低聲的說：「固是買票，為什麼他
們一個人，佔了三個人的坐位。我
們就該站着嗎？」那個警察又瞧了
幾橫額在四條長棧上的人，回過頭

來對工人說：「她們兩位是婦道人
家，你們也不好意思與她擠到一塊
。」「那兩位呢？」一個工人指着
躺着的那兩個男的說。那位警察又
用眼把一般工人週身瞧了一遍，說
：「你看你們渾身都是灰土，不怕
沾污了人家的絨氈嗎？」請你們不
要着急，到前邊站上有工人下車時，
你們自然就有坐位了。」那般工人
又倒抽了一口冷氣，大概是車開到
臨城，他們十二個便一同下車去了

細語

春新

花之神：
我們分曉許久了；
這一陣陣的春風，
把你從何處吹來？

當我們再見的時候：
你那飄酒的風姿，
老早掠着我的回憶，
不可磨滅的在心頭。

現在你的荷影兒——
已經漸漸兒消失了，

永別了家庭

鑑石

一間中國舊式的房間裏，陳設
着中國舊式的傢俱。

朝南的窗下，是一個大炕——
中國北方的寢名——炕上橫躺着
倩君，正在午眠，許是天氣炎熱了
緣故，使他不能穩睡，時時在反
來覆去的輾轉着，並且有幾個蒼蠅
來擾他的清睡，他又不得不伸手驅
逐這討厭的東西。他那瘦削的身軀
，蒼白的面孔，陣陣緊蹙的眉頭，
一見就知道是個飽經事故，久歷風
霜，在愁苦中度日的青年。

倩君今年二十四歲了，看來好
三十歲的人一樣。今年春天，他幾
與他的愛人並肩在首都結婚。儀式
很隆重，有許多朋友向他們賀喜，
並說了許多多羨慕的話，祝福他
們的前途。當時他們也私心慶幸，
因為學校事務的繁忙，臨時未便舉

可是——你近來的面目：
又引起了我的新的了解而思想。
「花之神：你也是這樣嗎？」

行蜜月旅行，甜蜜的光陰，瞬間消
失了。暑假到了的時候，情君因為
首都天氣炎熱，又逃往家中催促，
才與他的夫人商量着，決定在暑假
中回家一次，一則以慰僑胞之望，
同時也好順便作次長途的旅行，以
補新婚中未度蜜月的遺憾。

情君的故鄉，是華北唯一的不
凍商港，自清光緒年間，自動開闢
商埠，商務很發達。每到夏日有中
外人士來此避暑，市面更形熱鬧。
情君抵家的次日清晨，就獨自跑到
海上呼吸着新鮮空氣，一望無際的
碧海，岸上碎金般的細沙，遠近的
叢林，頓使他憶起幼年的景象。一
十幼時與三五小友備遊此地，檢蚌
築砂種種的玩意。有時也跳在水裏
學學鴨子戲水，而今他的小友呢？
怕全做了本地外國公司的肉體機械
了吧！情君想到這裏，一服憤憤憤
恨的情緒，立刻攻破了他那飽滿的
心緒，使他不敢多想回憶着，蹣跚
着，看看太陽，已經西沉了。祇好
緩緩的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一路走
來，他未看見若甚麼，也未想到甚
麼，祇覺得受了傷的心情，陣陣作

祟。走到離家不遠時反光，一陣叫
罵的聲響，送入他的耳鼓。忙抬起
頭來一看，知道快到了自家的門首
，這時在傳屬子裏第一所引起的思
想——是誰在爭吵。接着又傳來一
陣叫罵的聲響，他知道是他母親的
聲音了。依然一種緊張的情緒，驚
醒了他的全身，他不能不加緊脚步
奔馳回去，恨不得立刻飛到家裏，
看個明白。

——原來情君的家庭，並不是
甚麼望族，更不是什麼書香門第，
家傳的職業，不過是一個漁夫，但
是到了情君父親的時代，因為本地
的航業發達，故也就拋棄了祖業，
改做輪船上的水手了。待他那橫溢
着的強健的肢體力並堅忍不屈的男
氣，得為外人所賞拔，其間也曾到
外國去了幾年，回國後才把家業一
手支撐起來。但是當情君的父親到
外國去的時候，平時就不富裕的家
庭，又怎經得起幾年沒有進款呢？
情君母親的病態，就是在這期間得
的。一家五口的生活，全靠他一人
來維持，家內即沒有一點積蓄，而
他又是一個毫無長成的弱小的女子，

既受了經濟的壓迫，還要被世人歧
視，近視與鄰鄰，不但不能救助，
却反放了許許多多的謠言。說什麼
：——

看周圍沒有警丁或稽查的時候，就
很迅速地與三五同伴攀上一乘尚在
徐徐前進的剛卸了載的煤車，來執
行他們的職務。他們做慣了的工作，
事事全有規律的，人人也嚴格地遵
守着。一個車箱裏四個人，各由一
角掃起，等一車終了的時候，每人
恰掃得全車的四分之一。有時因為
煤層的厚薄，所得也多有少，那
祇掃時運的好壞了。一車掃淨，再
挪別的車箱，一乘終了，再候別乘
的到來，週而復始的很忠實地做他
的工作，有時不被警丁或稽查撞見
，一天也可掃得一袋二袋，在回家
前，也能換得三角兩角；有時公司
查得緊了，或者遇見歹人，不但一
文莫名，却要有苦突的。每遇這種
樣情形，稍長一點的同伴，必定要
喫一頓暴打，甚至還要在警署罰幾
日苦力。情君的大哥天生的乖巧，
一遇到這樣情形，就向警丁或稽查
叩頭求饒，繞過家中的苦况；傍人
見他年幼伶俐，不但沒把他暴打，
却反安慰他幾句。

——情君父親的船沉了，有人
還親眼見着來；
——情君的父親被洋人挖去了
心肝眼睛了。洋人用了假機器；
——有人在外國曾親眼看見情君的父
親，確是閩了，……是是那國的
王爺招了駱駝了，問他幾時回家呢
？說是再不回去了！
外面的傳說這樣荒誕，可是情
君的母親，夜來夢着的，也多半與
這荒誕的傳說相像。這使她不能不
信了，但有時她一點也不信，不幸
的事，是情君的大哥在此時暴亡了

那時情君的大哥，還是一個未
滿二十週歲的活潑的孩子，因為迫
於家境的艱苦，不能不早早地跑到
這污濁的社會上來謀他自己為人
的一席地，他每日的工作，是清晨
起來提着一個竹筐，一個麻袋，一
柄小帚，走到人烟冷落的路，看
這是很危險的事，況且又不正

當，你小小的年紀，不好做一點勞的工作麼？——小心軋斷了你的腿！——他連連叩頭稱是逃走了。像這樣的事體，他不知道遇着多少次，但他也必定設法逃回家來，到家來就悶悶不樂的一天，再不出去掃煤，直到明日的清晨，纔又提了竹籃走出街市。不幸的一次，是他十二歲那年的夏天，大雨連綿了幾天，不能外出掃煤了。好容易在一天

的下午放了晴；他忙提了籃子走出，不久又轉來了。大約又碰到醫了與稽查了，只得在家裏悶悶不樂了一天，就這樣連連，悶悶不樂了三天，使他再也不能嚴守規律了。（不能再遵守那種遇到壞的事件，就要犧牲一日的時光的規律了）。在最壞他很嚴厲招了拒絕回來的那天下午，他仍復提了竹籃，獻無一聲地走出，可是直到太陽下山的時候，仍不見他的踪影，——接着跑了一位與他同夥掃煤的小朋友，帶了一個震天的噩耗：

「情君的長兄，在八號橋頭被火車軋死了！」

情君的母親，像着了魔的一樣，木僵了兩隻眼睛，風也似的跳到了街頭，一直往西力跑去。

八號橋前擁擠着一團人衆，看見情君母親的到來，很迅速地散開了一方空地，地上的泥湯，已成了

情君的母親，像着了魔的一樣，木僵了兩隻眼睛，風也似的跳到了街頭，一直往西力跑去。

八號橋前擁擠着一團人衆，看見情君母親的到來，很迅速地散開了一方空地，地上的泥湯，已成了

情君的母親，像着了魔的一樣，木僵了兩隻眼睛，風也似的跳到了街頭，一直往西力跑去。

情君的母親，像着了魔的一樣，木僵了兩隻眼睛，風也似的跳到了街頭，一直往西力跑去。

八號橋前擁擠着一團人衆，看見情君母親的到來，很迅速地散開了一方空地，地上的泥湯，已成了

情君的母親，像着了魔的一樣，木僵了兩隻眼睛，風也似的跳到了街頭，一直往西力跑去。

八號橋前擁擠着一團人衆，看見情君母親的到來，很迅速地散開了一方空地，地上的泥湯，已成了

情君的母親，像着了魔的一樣，木僵了兩隻眼睛，風也似的跳到了街頭，一直往西力跑去。

八號橋前擁擠着一團人衆，看見情君母親的到來，很迅速地散開了一方空地，地上的泥湯，已成了

情君的母親，像着了魔的一樣，木僵了兩隻眼睛，風也似的跳到了街頭，一直往西力跑去。

八號橋前擁擠着一團人衆，看見情君母親的到來，很迅速地散開了一方空地，地上的泥湯，已成了

無題

蔚明

曉鶯恰恰語深烟，簾外花飛竟可憐；不見春風歸戶戶，但留芳草過年年；碧山萬里思青鳥，紅葉三生惜翠鈿；携得閒情無處贈。夢雲夢雨自參禪。

紫色，泥湯裏的兩段紫色的肢體，合起來恰是情君大哥的一個全屍。情君母親的病症，就是在此時得的，經了多少醫生，不見一點功效，病犯了的時候，又哭又叫，又打又罵，就是他親生的兒女，也一

前情君母親每日繁冗的工作，現在

全要情君女人一手包辦了。今晨爭鬧，使情君的母親親氣的緣由，是情君夫人不熟悉給婆婆倒馬桶的規律。當情君夫人走上倒馬桶的時候，情君的母親尚未穿妥衣服呢？就

很迅速地跑去，并很鄭重的吩咐着

「我那馬桶倒了要用水沖的。」

「是」葛莉答應後，很鄭重的

還命進行了。

「沖一次！擦一次！那還不行！還要沖，還要擦」，情君的母親

看見她沖了一次擦了一次，就再鄭重的這樣說。

于是沖擦的工作又進行了。

「不行！不行！我那馬桶要洗的！要用手洗。沖完了洗，洗了擦！一百次一次也不能少！要潔淨

必定要這樣。」

「一百次！不是潔淨了就是

麼！」葛莉帶着很詫異的神氣問

「哦！你如不信我的話，你可以問問你的男人。」（未完）

民國學院院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日（星期二）刊行

第三十二年度
第二卷
第三十期

國民學院出版部
每星期二出版

奮關云。

佈告

佈告 第 號

本院各系科每日上課時間定自四月一日起改為上午八時開始所有逐堂課目一律依次提早三十分鐘講授除分函各教授暨照外特此佈告一體週知此佈

佈告 第 號

本院定自四月八日起放春假一星期 四月十五日
起照常上課特此佈告

通告

指導課通告 指字第 號

為通告事頃接北平市衛生局第二區函開逕啟者敝區現擬擴大種痘為普及本區市民學生以免感染天花起見實施各校職教員學生全體免費種痘如貴校職教員學生有種痘者在五十人以下請到敝區施種化五十人以上者務請先行函示以便規定日期分派醫師前往施種等因准此凡本院學生如願種牛痘者務於本月二十五日以前至本課報名，以便統計人數先行函告來院辦理，日期俟決定後再行通告

校聞

昨日紀念週請

劉書銘先生講演

「門戶開放與日本」
昨日上午八時，本院舉行本學期第七次總理紀念週。由焦教務長主席，領導行禮畢。當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教授劉書銘先生講演，題為「門戶開放與日本」。敘述由中日馬關條約迄今與該政策之有關的史實甚詳，並勉勵大家今後應認清局勢，努力



歡迎投稿

永別了家庭

(續)

他在我肚子裏的時候，就是這個規矩！你做兒婦的，應當侍奉婆婆麼？「不應當，不應當。」「就是麼？」「就是麼。」「一好的口氣，這是我兒婦應當回答婆婆的話麼？」
我年青的時候，這母親東去，不敢西去，一天要擔十擔水，要磨兩袋麥，一家人衣服，全要我

鐵石

人縫製；一家人的臥室，全要一
天調運。累了的時候，祇好藏在沒
人的地方去哭。——沒有的事！一
點也不累，青年人還知道這累。」

「甚麼事？媽為甚麼生氣？」

「哦，全是這不懂事的媳婦氣的媽
」——「秋媽勸了這樁大兩火。」「看
在兒的面面上，請媽，要生氣了罷。
一情君跑回家來，看見這般情形，
就很快地採用了這種退步不及掩
耳的手段，把他母親勸了一番，
安慰了一番，像小兒撒嬌的一樣，
才把他的母親連拉帶勸地拉進房裏
去。這一幕戲劇才算結了。」

一幕終了，接着又一幕的到來，
週而復始地沒有止境。

隨着時間的進展，不但家庭裏
是時常平地風波，外面的怨言，却
也一天一天地滾厚起來了。

——「艾家的兒婦，還是讀書明
顯的大學生呢！」侍奉公婆，全
沒一點孝意，對待鄰鄉，也沒一點
禮貌。」

情君的父親呢，近來的態度，
也大轉變了，和禮的面孔，有時浮

滿着冷峭的苦笑。一日下午，他
張開切的。情君說：

「女人多讀書也無益處，何妨
我們家務料理無人，下季我打算只
叫你一人去讀書，她可在家中，學
一學家務。——你可以與她商議一
下。」情君聽了他父親這段話，真
使他驚駭不小，他阿家的夢裏的樓
閣，終於成了泡影，甚麼父母的歡心
！甚麼蜜月旅行！作夢，作夢，簡
直是在做夢，連作夢全不好。夢裏
的歡欣，祇能使醒者失望，又怎能
使醒者愁憤呢。而今我們呢，是醒
者還是在作夢，是失望還是在悲憤
？我們甚麼全犧牲了，甚麼也全不
想想了。難道連我們的財路也要給
切斷了麼？

啊！你尊嚴的長者，賜我肉身
的爹娘，當我們未來之前，你們不
是屢屢用函電催促麼？說本地風
景如何如何好，家人如何如何想念
我們；家裏不過小住，暑假後依然
可以去讀書，而今又說這樣話，似
乎與原來的初衷不合。並且做兒女
的誰說要尊重父母的意旨，但是個

人的意志不同，做父母的，也應該
特兒女的前途想一想。如有一種怕
戀的情緒，在激盪他的心頭，使他
週身橫溢着的熱血，加速度的沸騰
着，大有要噴射出來的樣子。

……但是他終究忍耐不下去了，
祇得諾諾稱「是」的走出來！

一間中國舊式的房間裏，陳設
着中國舊式的傢俱。

朝南的窗下，是一張炕，炕上
橫躺着的倩君正在午眠。他不苦天
氣的炎熱，更不擾於蠅子的嗡嗡，
他內心的愛思，是使睡魔遠避。他
正靜想着這次回家來親領的苦痛，
與人生前途的渺茫的時候，突然傳
來了嚴厲的聲調，把他的思索打斷
。他不得不睜着耳朵聽着。

「情君把我的話，對你說聽了麼
？」這是他父親的訓話。

「沒有一確是他女人的聲音。
」精了！精了！他心中這樣想，接着
又聽他父親說：

「沒有！我觀察他近來的情形

，早預料到沒說「唉！——」
——沒有回答。

「你來家已經是三個月了，三
個月的長期，怕你早把家裏中的情形
觀察個大概罷。你婆母與我已經帶
大的年紀，又兼你婆母得了這樣一
個病症，以前情君出外求學的時候，
家庭裏就一患人少，然而又有甚
麼法子教他不去學呢。一個男
子不入學校，將在社會上怕不容
易。他外出過了幾年，家庭裏感受了
幾年寂寞，一切銀錢出入，親朋酬
酢，全要我來分心。况且你婆母也
不能離開人哪。所以我的意思，打
算仍然教情君一人去求學，你可以
在家裏侍奉你婆母，你婆母喜歡。
不是全家都喜歡了麼？」

——沒有回答。

女子多讀一點書，固然很好，
不過能寫信，能記帳，也就很够
用了。再讀多少，又有甚麼用處。家
庭不希望女人去賺錢，情君又不久
就要畢業，畢業後恐怕不能賺錢麼
？賺錢是你們的，我們還電活多久
！——你看是不是？

——沒有回答。

「你可以和他商議一下」
「仍然沒有回答。」

「答，答，答，」一的脚步声，

往情君的房間逼近。他知道是他女人走來了，他那驚懼了的心情同時更加之以羞愧，他忙合了眼睛並把軀身側臥着。他的感覺，告訴他，他的女人進來了；然而視心，有點猶疑不信的神情，戰抖抖地睜開，也只待戰抖抖地閉上，他現在覺得自己的身體彌佈得安，深恨自己不能在尚未進來之先佈佈好。忽然又一陣脚步声，由他父親的房裏往院外走去。他知道他父親出去了，他陡的坐起來，翹着頭往窗外望。很高興的把頭轉回來時一陣鴉咽的聲音，打進他的耳鼓，他看是他女人臉紅上哭呢？

「啊！你哭甚麼？哭有甚麼用？」他說。

「能教我不哭麼？能教我不哭麼？現在我哭……我哭……這有人知道，過幾時怕連人知道全沒有了！」

「人類第一的任務……殖，門

以父母生子男女，那是他們作人的責任。如果不繁殖，世界的人類就要滅絕了。

「因為現代社會上沒有——不是永遠的沒有，這是一種缺陷，是社會組織得不良。在最近的將來或者要有的——一個機關來收容并教養起的人類。所以現在的人類，就不能不依靠現有的家庭了。在這個組織不良的社會裏，父母教養子女，是做父母的不能不盡的責任，並不是完全為於子女一方面着想的！」

情君如此的說了一些憤不平的話以後，倒覺得自己的胸膈中平靜了許多，他女人聽了他這番話之後，不但不再鳴咽了，却很興奮地坐起來，兩位血氣方剛的青年，家庭的革命家，都覺大恐怖時期的將迫，而對面的呆了一刻，興奮得全沒有一句言語。突然一陣恐怖的思潮，湧湧在他們的腦海中，他們眼前的這溫暖的臥室，頓現了灰色，這一瀾對血氣的青年，不能不為這種思潮所波動。原一情君父親，是他故鄉的無冕的帝王，無論政治，交通

商務無一處不在這帝王支配之下，也無一人不尊敬這無冕的帝王。你小小情君，你胆敢與尊嚴的帝王相抗，這事實行甚麼家庭革命，就是你身生變態，也難逃出故鄉去。

「就這樣又使他們灰了幾次心，結果到夜裏才把事情計議定。次日午飯後，情君很恭謹的對他父親說：

「父親，我打算後天回首都去。前幾天同學也有信來，說學校不日開學了。」

「後天去！好，就後天去罷！」他父親回答。（未完）

衣服問題

炳

衣服是民生主義四大要素之一，確乎有討論的價值。又逢此社會上以衣服評人之際，所以這問題，更覺重要。前人說「夏服體，冬避寒」這確定律，現在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了！

現在假使你穿的是華麗而且時髦的衣服，不僅能博得一般人士的垂青——就是狗也對你表示好感。

反之，要是你穿上一套破爛舊舊的衣服，不僅是你們看不起你，就是狗也要向你發聲。這種惡衣不認人的心理，現在這普通流行着，不過人情的靡弊破壞國體，社會已經盛行一時，但不久即歸消滅。把人家的衣服，弄一個窟窿，用正因為惹起人家的憤恨，他們也就沒有繼續的工作下去了。

你看鄉村的人一進到都市，馬上就厭惡鄉村的衣服；學穿都市衣服，中國人一渡過海洋，馬上就厭惡中國的衣服，學穿外國衣服。要是變換的快了，人家稱你為先遣；若是慢了，人家罵你是落伍。穿得時髦了，上火車，搭輪船，住旅館……等，都有點而子。穿的落伍了，住店吃飯坐洋車……等，到處都會把你當鄉下佬來冤你。某省有一幕滑稽新聞，據說：「是省黨委某，新接中央委任，走馬上任，因為所着衣服陳舊，竟被該黨都統房拒絕，不讓入內，後拿出證明文件，才允許他進去。」一時傳為笑談，而不知因衣服樸實被人侮辱者，又不知幾千萬萬也。

圖 書 館 增 刊

第 六 十 二 號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二 日

贈 書 誌 謝

- 宋 幽 明 先 生 贈
屠 格 涅 夫 代 表 作 一 冊
高 爾 基 創 作 選 集 一 冊
中 國 之 紡 織 業 及 其 出 品 一 冊
行 政 院 生 平 政 務 理 理 委 員 會 贈
華 北 戰 區 救 濟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一 冊
華 北 政 務 報 生 摘 要 一 冊
- 北 平 中 國 學 院 贈
中 大 周 刊 第 十 十 期
北 平 鐵 道 學 院 贈
鐵 道 學 院 月 刊 第 十 六 第 十 七 第 十 八 期
上 海 社 會 經 濟 調 查 所 贈
社 會 經 濟 月 報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部 贈
國 學 季 刊 第 四 卷 第 二 期
江 西 省 縣 政 人 員 訓 練 所 贈
縣 調 週 刊 第 三 第 四 期
上 海 郵 業 同 業 公 會 贈
錢 月 報 第 十 五 第 三 號
- 北 平 師 範 大 學 贈
北 平 師 範 大 學 校 務 報 第 一 百 二 十 二 期
山 西 省 教 育 廳 編 輯 處 贈
山 西 教 育 公 報 第 一 百 二 十 六 至 一 百 三 十 五 期
中 央 航 空 學 校 贈
空 軍 週 刊 第 一 百 九 十 九 期
上 海 醫 藥 學 會 贈
新 醫 藥 第 三 卷 第 三 期
北 平 人 民 評 論 社 贈
人 民 評 論 旬 刊 第 七 十 二 號
管 理 中 英 庚 款 董 事 會 贈
管 理 中 英 庚 款 董 事 會 年 刊 第 六 期

新 到 書 報

- 扁 鵲 神 傳 鍼 灸 玉 龍 經 一 冊
皇 極 經 世 索 隱 一 冊
玉 照 定 真 經 一 冊
星 命 總 括 一 冊
演 禽 通 纂 二 冊
禽 星 易 見 一 冊
六 藝 之 一 錄 一 百 八 十 冊
琴 堂 論 俗 編 一 冊
雲 溪 居 士 集 十 二 冊
洪 龜 父 集 一 冊
唯 室 集 二 冊
鄭 忠 肅 奏 議 彙 集 一 冊
定 庵 類 稿 三 冊
東 野 農 歌 集 一 冊
梅 巖 文 集 二 冊
廬 山 集 附 英 溪 集 三 冊
在 軒 集 一 冊
心 泉 學 稿 二 冊
剩 話 一 冊
小 亭 集 三 冊
青 崖 集 四 冊
秋 巖 詩 集 一 冊
野 處 集 二 冊
子 淵 詩 集 二 冊
午 溪 集 二 冊
傲 軒 吟 一 冊
桐 山 老 農 集 一 冊

草 澤 狂 歌 三 冊

- 可 傳 集 一 冊
同 文 館 唱 和 詩 一 冊
玉 山 紀 遊 一 冊
政 治 評 論 周 刊 第 一 百 四 十 五 號 第 一 百 四 十 六 號
新 社 會 科 學 季 刊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新 中 華 雜 誌 第 三 卷 第 六 期
國 開 周 報 第 十 二 卷 第 十 一 期
英 語 週 刊 第 一 百 二 十 四 號 第 一 百 二 十 五 號
教 育 部 公 報 第 七 卷 第 七 期 第 八 期
東 方 雜 誌 第 三 十 二 卷 第 六 號
高 級 英 文 周 報 第 六 百 七 十 九 號 第 六 百 八 十 號
體 育 月 報 第 一 卷 第 六 期
司 法 公 報 第 二 十 七 號 第 二 十 八 號
人 間 世 界 月 刊 第 二 十 四 期
中 國 農 村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六 期
讀 書 生 活 半 月 刊 第 一 卷 第 十 期
- 上 週 閱 覽 人 數 統 計**
共 五 百 六 十 九 人
- 本 館 上 週 閱 覽 人 數 統 計 如 次
總 計 一 百 零 六 人 當 中 男 子 四 十 一 人 女 子 六 十 五 人
五 人 社 會 科 學 八 十 八 人 語 言 學 十 二 人
自 然 科 學 十 三 人 應 用 技 術 二 十 六 人
藝 術 七 十 五 人 文 學 六 十 五 人 史 地 六 十 七 人
人 體 學 一 百 四 十 七 人 共 五 百 六 十 九 人
以 六 日 平 均 計 算 每 日 閱 覽 者 九 十 五 人